

<<弗兰德公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弗兰德公路>>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6040

10位ISBN编号：7532746046

出版时间：2008年10月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法]克劳德·西蒙

页数：257

译者：林秀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弗兰德公路>>

内容概要

《弗兰德公路》是克劳德·西蒙的成名作，曾获得一九六一年《快报》文学奖。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在弗兰德地区被敌军击溃后仓皇撤退为背景，万花筒般展现了三个骑兵及其队长的痛苦遭遇和大地深受蹂躏。作者将绘画艺术引入小说描写中，描述了战争对大自然的破坏、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畸形；用色彩斑驳陆离的画面绘出了时间的迁移、季节的变化、死亡的阴影、战神的狰狞、饥寒的折磨、爱情的渴求、情欲的冲动、土地的抽搐、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既有诗情潮意，又不乏幽默嘲讽，使人含泪而笑：既有人生哲理，又有对人心的解剖。组成小说的无数画面像现代派的画，色彩浓郁，光影对照强烈，使人眼花缭乱。

<<弗兰德公路>>

作者简介

克劳德·西蒙（1913-2005），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一九一三年出生于马达加斯加，一九三六年参加西班牙内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战争的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代表作有《弗兰德公路》、《历史》、《农事诗》等。一九八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弗兰德公路>>

书籍目录

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第五部诗画结合的新小说

<<弗兰德公路>>

章节摘录

第一部 他，五十岁，现任意大利炮兵部队司令，驻守在米兰。
他穿的制服上装的领子和硬胸都绣有金饰花纹。
他，六十岁，监管着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
他眼前出现黑点。
当天傍晚就要死去了。
他三十岁时，是上尉军官。
他常到歌剧院去看戏。
他头戴三角帽，身穿一件束腰的蓝色制服上装，佩着一把使仪容显得威武的剑。
在督政府时期，他是驻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
一七八一年他首次结婚，娶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年轻荷兰女人。
三十八岁那年，他作为北部省和塔恩省的代表入选国民议会。
一八〇七年冬，他指挥围攻当时属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施特拉尔松德。
他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买了一匹马，那真是一只庞大的巨兽。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开玩笑地说，他身体过分发福，按照他那只有五点九法尺的矮小身材块头实在太大了。
一七九二年他人选国民公会。
他写信给女管家巴蒂，要她注意再种几排白色刺篱笆。
当他被驱逐出那不勒斯时，他不得不仓促地租了一条热那亚船逃命。
他和一个叫加里古的人联合开采阿韦龙山谷的铁矿。
他投票赞成处决国王。
他作为革命人民代表出任职务。
他头戴三色羽饰的菱角帽，身穿有红色袖饰和领饰的军装，脚登翻口的长统皮靴，腰上系着的也是三色的腰带。
共和历三年风月十六日，他进入公安委员会。
他从米兰张罗组织皇帝出访意大利王国的礼节事宜。
在白色恐怖高潮中，他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在这期间，他从监牢里救出了一位保王党女子，后来娶了她当继室。
有一份报告中说此人有钢铁般的身体，有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勇气，在意大利科西嘉岛上，他曾率领不到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对付得到胡德和纳尔逊的舰队支持的帕奥利党人的叛乱长达一年之久。
在法里诺勒战役中他的腿部受了伤。
他在那不勒斯登上的那条船在海上被土耳其的海盗劫走。
他带领着他的部队经过比利时撤退，连续四天他们所骑的马不能卸鞍。
在波美拉尼亚的时候，他总是抱怨天气寒冷，健康不佳，身上多处受伤。
他当立法议会第一届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时，曾使一项对镇守被围攻的城池而最后失守的司令处以死刑的法令得以通过。
他的部队被敌军飞机袭击，伤亡惨重。
土耳其海盗把他交给突尼斯的贝伊处理。
他进入元老院。
戴上天蓝色的直筒无边高帽，穿着有褶裥的白色短斗篷，腰系着一边下垂的红色腰带，脚穿长统袜和有环扣的鞋子。
他维护巴布弗的党人，致力使人修建从卡奥尔至阿尔比的公路。
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傍晚，他仓促地在炸桥之前再次渡过默兹河。
奥尔贝地区的总监承认他具有坚强的性格、丰富的知识、正派的生活作风和良好的品德。
他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

<<弗兰德公路>>

他掳获帕奥利党的部队的首领并下令将他枪决。

他在突尼斯购买了一匹阿拉伯种公马并命名为穆斯塔法以志不忘贝伊的连襟西迪·穆斯塔法，因为这位突尼斯人在他被囚禁时曾加以特别照顾。

他叮嘱女管家要多施肥。

在第二届军事委员会进行选举时，他与卡诺和迪布瓦-克朗赛同获最多的选票。

当他从普鲁士回到法国时，他提醒皇帝陛下注意：他一直忠心耿耿为他效劳，但他是大军中唯一还没有晋爵也没有得到年俸赐赏的将军。

默兹河奔流在夹于树木繁茂的巉崖峭壁间的峡谷深处。

一群头戴两边有白色布翼的圆锥形帽子的修女，拖着那缠腿绊脚的蓝色长裙，与最后撤退的骑兵同时奔跑过桥。

他用从自己的军刀柄上拉下来的穗子拼命鞭打他那筋疲力尽的马。

由于健康欠佳，他得以避免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军的炮兵司令。

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在那儿将不会有人打一炮，他到那里去也不能获得什么军功荣誉。

他获得荣誉军团二级勋章。

他给女管家发出详细的指示，教她如何把他家的酒装瓶。

他被派遣到北部省驻军中去执行任务。

他在同僚舒迪厄同意之下特赦守卫尼乌波特的两千名英军。

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的好几位委员都指责他过于宽大。

由于发生热月事件，他得以脱身。

阳光掠过那只在翻阅和登记簿一样大小尺寸的一些本子的手，这些本子上写满工整的字迹。

他任莱茵河炮兵部队的司令官。

他在瑞士购买了一匹母马，命名为弗里堡女人。

他视察意大利北部的要塞。

他从热里·万霍斯格斯特拉顿父子银号那儿取出三张汇票，第一张是共和十四年风月十日兑取三千六百六十九镑，第二张是共和十六年风月十日兑取三千九百七十四镑，第三张是共和十八年风月十日兑取四千二百八十一镑。

手上干枯的皮肤呈浅赭石色，骨头突起的地方稍呈粉红色，无数的皱纹像绉布似的。

他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签署提升皮合格吕为摩泽尔和莱茵地区联合部队的司令官的委任状，他还附上个人的祝贺。

他勉励军事代表们死守默兹河，不能有后退的思想。

马的颈圈被汗水湿透，枣红色的马毛由于汗水粘连成为一片片深色的东西。

在缰绳摩擦的地方和腿弯朝里的面上，汗水冒出灰色的泡沫。

一八一一年，他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督军。

他记述自己曾中风，幸而后来完全痊愈。

他写诗赠与一位女演员。

圣灵降临节的星期天阳光灿烂。

当部队越过桥时，峡谷深处已阴影重重。

他的发妻在圣-米歇尔城堡中生下一男孩后死亡……他抵达科西嘉时，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信对国民公会说：我到卡尔维去，随身带着铁格架子以烤红子弹，要是敌人前来进攻，他们绝对捉不到我们，哪怕我与城池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

在米兰居留期间，他的继室到处带着一个名叫萨朗的黑人小童跟随，她用心使他穿戴得如同一个东方阿拉伯人，让他包上头帕，穿着灯笼长裤。

她模仿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有人说她们两人相像。

他到达巴塞罗那后参加了西班牙民兵组织，整个冬季他在阿拉贡前线作战。

他参加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役。

他在西班牙指挥围攻奥斯塔里希，当时由于身体日益衰弱，他不得不离开岗位。

一群小嘴乌鸦缓慢地拍着翅膀在阳台上盘旋飞翔，发出刺耳的嘈杂声。

<<弗兰德公路>>

他感到疲劳，把眼睛闭起来，但他的视网膜上仍留着记事簿上阳光照射着的几页反射出的光斑。在那合起的眼皮下，他看见一个粉红色的长方形突现在紫色衬底上，这长方形慢慢地朝右边飘移。由于近二十年间的政治职务、军事任务和指挥员的工作，他远在他乡，有时好几年才能回家一趟，即使是很少回来，逗留的时间也不长。

巴斯蒂亚的人民组织曾向公安委员会控告他为了一己的安危不惜把卡尔维的一些部队集合起来。他以公安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茹尔当、莫罗、勒谢尔和克勒曼，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为他们提供驴马、金钱、粮饷、饲料。

他鼓动他们从敌军那里取得所需的一切。

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都给女管家巴蒂写一封封的长信，仔细规定她在他的领地上随着季节的转移做应该做的工作。

他叫苦连天，埋怨意大利的公路很坏，使他的腰部和马车都震损了。

他成为铁冠骑士团的骑士。

他对那“无耻的皮什格鲁”的被捕感到高兴。

他不断地和联营铁矿的加里古打官司。

他计算送信与国防部长所费的邮资。

从帕里马罗送到拉韦纳共需支出两驿站的钱，从拉韦纳送到里米尼所费有五驿站半的费用，从里米尼到波伦亚共需八驿站的钱，从波伦亚到摩德纳需三站半，从摩德纳到斯皮利姆伯尔图来回一趟需要三站半，摩德纳到福尔米几依费三又四分之三驿站的钱等等。

每一驿站的马费是三点十分米兰里拉。

在维罗纳战役中，他在渡过阿迪杰河时腿部受了重伤。

他投票赞成对大革命后曾移居海外又返回法国而手中持有武器者一律处以死刑。

默兹河右岸蜿蜒而下的公路两旁有鲜花盛开（看来似乎是浅蓝色大花瓣的绣球花丛）的花园和铺着砂砾小径的有钱人家的别墅。

到处一片空寂，一匹马的腿一瘸一跛地走着。

一个骑兵的裤子膝旁的部位被子弹打中撕开了，从那伤口流下的一股褐色凝结的血在绑腿上被吸收不见了，但新冒出的鲜红的血不断地汨汨流出扩散。

芽月十七日他向军代表们报告有关逮捕无政府主义者舒迪厄及其他密谋分子之事。

在一次视察中，他在曼图亚瞻仰维吉尔的雕像并在特雷比亚略作停留以实地勘察汉尼拔、苏沃洛夫和麦克唐纳作战的战场。

他写有这样的话：一支军队若驻守在左岸而不从右翼出击必败无疑，反之亦然。

他荣任米兰学院院士。

他在国民公会中发表演说抨击那些反对新思想的人。

他写信禀告父亲他想娶一位在贝桑松歌剧院认识的荷兰年轻女子为妻。

他为平息父亲的反对意见故意强调嫁妆之丰厚。

他获准觐见突尼斯的贝伊，这位贝伊坐在一间墙壁上挂着各种武器的大厅中一张蒙着绿绸面的长沙发上接见他。

他命人在自己的城堡旧宅中加建一座朝南的平台。

他十一岁，挨着祖母坐在剧院的正厅前座上。

祖母的长袍领子用一个玉石雕的别针严密地扣住，淡紫色的玉石浅雕着的是一个庞贝舞女。

穿过舞台幕布上一个画得十分逼真的圆洞，舞台监督用一只眼睛从洞口望那坐满观众的剧场。

观众中的妇女飞快地摇着扇子。

对于路易·卡佩是否应该判处死刑的问题，他表示赞成处死。

在受到那不勒斯朝廷冷落排挤时，他去参观赫库兰尼姆和庞贝的古迹以消磨时光。

他写道：去年如果我们是根据正常的情况来考虑战争形势的话，我们的战役就不会像实际上那样延展到阿姆斯特丹而到布鲁塞尔就结束了。

他在戈罗暂停的晚上，写信给他的朋友米奥利斯，告诉他曾与一位意大利姑娘过夜。

他说，既然波河三角洲到处乱飞的蚊子在那姑娘身上吮吸，他当然也可以一样干。

<<弗兰德公路>>

他在阿姆斯特丹购买一匹五岁的母马，全身皮毛是枣红色的，放在量马体身高的测量架下丈量，它的身高达四尺七。

他到斯特拉斯堡后，严厉整饬莱茵河地区的部队中的混乱状况和滥用的通行证。

在他的马厩里有三十四匹公马、母马、骡子、驴骡等大牲口和一头小驴。

他在经过塔利亚门托时写下：任何人的生活都有乐也有苦，但别人享有玫瑰而他却只能得到尖刺。

他写了一篇抨击文章讽刺马塞纳，这人的运货车在军队中发财之事有口皆碑，而他居然好意思仅供二十五个路易给那在战场上断了一条腿的苏尔特。

他命人在他的庄园中为他的发妻建造一座坟墓。

在坐在他前面的两位女观众的头部空隙之间他看见一排脚灯照亮的舞台。

男高音演员手携着头戴花冠身穿白色长袍的女歌唱家径直往前走，但身子没有转向着她。

演员们在两个坐在前面的女人黑黝黝的头部中间的空隙里慢慢地走过去，他们走几步就停下很久。

对于是否应当缓期执行路易·卡佩的死刑的问题，他的答复是应立即执行。

他写信给滨海夏朗德省的省长说，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兄弟是在莱茵部队中阵亡的，那个自称是他的兄弟的俘虏不过是一个骗子。

他让奥什将军知道，公安委员会责备他让一驾驿车在没有护送下就开到朱安党人滋事骚扰的地区。

他不再翻动记事册的纸页，眼睛望着自己的手在阳光下显现几千条相当粗的皱纹，纹路虽然交错重叠，但全都朝着同一方向，像农田的道沟一样。

这些皱纹从手掌起至食指以斜线弯弯曲曲地或紧靠或分开，像水流似的汇聚于指根处。

他看见一些隐隐约约的黑影。

他写文章抨击西哀士和教士们。

他向刚把教皇逮捕了的友人米奥利斯祝贺。

他邀请穆拉将军到他的名为畅心的别墅中来作客，说他家的厨师曾因受到将军对他烹饪技术的赞赏而感到无限光荣，希望能再次得到将军的品尝。

他的腿部旧伤在施特拉尔松德复发，他只要长时期骑马就疼痛异常。

他写信告诉女管家，他只有四五年能活了，他希望在去世之前这段间歇中能够安享有生之年，他要女管家赶紧催促完成建造露台的工程。

他离开部队以后，还好歹活了一年，退居在他的圣一米歇尔城堡中，疾病缠绵，凄凉孤独……越过在桌上摊开的本子和阳台的涡形栏杆，他看见下面骑兵鱼贯而行的营房院子。

这些骑兵穿着黑色制服上装。

在记事簿上写着的穆斯塔法和有关这匹马的体貌特征的三行字都用斜杠划掉。

同样粗短的笔划在下面加写：死于圣一米歇尔……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他望望自己的手背，上面有两条粗大的灰蓝色血管突出，伸延到与无名指和食指相应的肌腱上。

在食指和伸开的拇指之间的皮形成两道交叉的皱褶，像纤维膜，颜色较红。

本子稍微斜摆在桌上。

象牙色的书页在阳光照射下产生的反光，从下面映照那充满皱纹的脸。

他眨眨眼睛。

用铅笔划了平行线的页上写满了秘书工整的字体。

纸页边沿上记着每封信收信者的名字，其中有代理人、部长、商人、朋友、下属、同僚、亲戚、将军、仆人。

他订购十二双丝袜，同时还说明他不用吊袜带。

铁矿联营倒闭后，他企图通过律师追回部分资金。

当继室和儿子老向他要钱使他心烦时，他的答复是：他只能靠将军的军饷来生活，田产的收入已为债务耗尽。

在巴尔杜，他十分欣赏贝伊的大鸟笼养满什么颜色都有的各种鸟雀，鸟雀啼鸣的声音震耳欲聋。

他说：那不勒斯宫廷阴谋派人暗杀他，像对付法兰西共和国派至拉施塔特开会的代表一样。

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们两人之相识是出于偶然的机，有点像小说里写的；现在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是在看戏时认识的。

<<弗兰德公路>>

坐满观众的剧场中声音嘈杂。

乐池中的伴奏者在调校自己的乐器。

在那些混乱、抖动或突然中断的乐器声中，不时可听到第一提琴手用手指在弦上拨弄定调子的声音。

在已无尖顶的两个塔楼之间的平台仅剩下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堆，现在四面种上荨麻，作为菜园。

那里有一些卷心菜正在抽心结籽，几株萎谢的西红柿和四季豆攀在近旁的芦苇上。

三四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一边四处乱走一边到处用爪扒土觅食。

坐在剧场的正厅和楼座中的女客手里的扇子又扇动起来，像蝴蝶的翅翼一般。

在施特拉尔松德围攻战中，他指挥四千多名炮兵，不仅是法国籍的，还有意大利、西班牙、汉堡、符腾堡、巴登、黑森州和荷兰等地方的人。

他与他的参谋住在米特勒海根的城堡中。

<<弗兰德公路>>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西蒙的小说中我们首先是通过语言和记忆看到生命的成长、创造的活力和坚韧力，通过我们似乎不是其主人而是其工具的语言文字和叙述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并具有灵魂和生命。西蒙的小说艺术可以视为活在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的表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是否理解，是否相信——这就是某种怀着希望的东西，尽管我们生存的环境充满各种残酷和荒谬的事实，这一切是如此清晰、深刻、丰富地表现在西蒙的小说中。

——瑞典皇家学院

<<弗兰德公路>>

编辑推荐

《弗兰德公路》是作家蜚声国际文坛的成名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军在弗兰德地区被敌军击溃后撤为背景，描写三个骑兵及其队长的痛苦遭遇。

作者以完全不同于传统手法的新技巧，色彩斑斓地描绘了时间的遗痕、死亡的阴影、战争的狰狞、情欲的冲动、爱情的渴求、饥寒的折磨……既有诗情画意，又有幽默讽刺，引人不能不读，而且不能不玩味再三。

在西蒙的小说中我们首先是通过语言和记忆看到生命的成长、创造的活力和坚韧力，通过我们似乎不是其主人而是其工具的语言文字和叙述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并具有灵魂和生命。

西蒙的小说艺术可以视为活在我们身上的某种东西的表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是否理解，是否相信——这就是某种怀着希望的东西，尽管我们生存的环境充满各种残酷和荒谬的事实，这一切是如此清晰、深刻、丰富地表现在西蒙的小说中。

——瑞典皇家学院

<<弗兰德公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